



冬日晒太阳

□卢兴治

立冬过后,天气一天比一天的冷,特别是早晚气温更低。但是午间的时候,天气晴朗,艳阳高照,在这寒冷的冬日里,晒太阳堪称一件最惬意的事了。

以前,到了冬天,地里的庄稼也几乎收割完毕,农事也不再繁忙,人们就有了空闲的时间,即使到地里去干活,时间也不会很长。到了中午,吃完饭,就在太阳底下一坐,静静地享受着这温暖的阳光。

这个时候,人的心灵得到了彻底的放松,一把椅子、一杯茶,坐在廊檐下,任凭着暖暖的阳光轻轻地抚摸。不一会儿的工夫,渐渐感觉身体温暖如春,于是就转个背,背朝太阳,眯上眼,继续晒太阳。

要是遇到下雪天,没有了阳光,便在屋里烤火。满满的一堂火,大家围坐着,嗑着瓜子,喝着茶,脸上被映照得通红,谁也不肯离开这火塘半步。饿了,就向火塘里丢进几根年糕,或者几个地瓜,熟了,从火堆里取出,香喷喷的,味道好着呢!

特别是在春节期间,大家走亲访友,中午吃了饭,喝了点酒,没事了,就在屋前的廊檐下一坐。老人居多,小孩子也来凑热闹。我记得在老家时,有一年的春节,下了整整好几天的雪,大雪封山,路不通。等天晴了,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,大家对这久违的太阳格外的亲切,“出太阳了,快来晒太阳哦!”不约而同地喊

道,“来,到我家门口来晒太阳。”“喝一杯茶。”这几乎是我听到最多的邀请词了。

于是有人背着椅子来,有人背着躺椅来,找一个干净的地方,坐下来,大家的脸上都是笑呵呵的,如沐春风。人们围在一起,一边享受着阳光带来的温暖,一边滔滔不绝地谈笑着,“你家今年收成如何?”“你家的那头母猪生了多少猪崽?”“拜岁去过吗?”大多就是这样天南海北地聊着,

当然,也有耐不住寂寞的,便拿出一副扑克牌来玩,自然是不许赌钱的,输了,就戴一顶帽子。有的老人晒着晒着就开始睡着了,这个时候,老伴就在一旁嗔怪道:“该死的,别着凉了。”轻轻一推,醒了,“放心吧,不碍事。”说完又低头呼呼睡去。

乡下的春节,最热闹的是请戏班子来演戏。一演就是三五天,在露天搭一个戏台,一天演两场,午后一场,晚上一场。午后的人特别多,乡亲们在阳光下坐着,品味着戏里的每一句唱词,老人们有说有笑。村里每年的年戏,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。

晴天的时候,乡亲们也不闲着,便到山上去砍柴。柴火是必须的,冬天天冷,要烤火。冬季是砍柴的最好季节,山上的树叶落光了,砍来的柴晒上几天就可以烧火了。

早上八九点就出门,腰间别一把柴刀。到山上,看到这暖暖的太阳,禁不住阳光的诱

惑,先坐下来晒一会太阳。等到全身暖和了,才想起砍柴,此时太阳正在头顶了,得赶紧砍,否则就来不及了。

冬天,趁着阳光好,洗洗晒晒是乡亲们的家常事,家里的东西基本都要洗一遍,好过一个干净年。洗被子、晒被子最为常见,冬被子白天一晒,晚上睡着暖和,夜里也不怕冷。洗了被子,就要重新缝上,母亲会在地上铺开一张大席子,一边缝棉被,我们就在一边睡懒觉、晒太阳,软软的被子、暖暖的阳光,晒得浑身发烫,很是惬意。

晒太阳的同时,自然可以干很多活,乡亲们总有干不完的活,一边晒太阳,一边劈柴,小孩子们在太阳底下玩捉迷藏,玩累了,就地一躺,大人们也不责备弄脏了衣服。

有时候,遇到空闲的时候,难得有这么个清静的午后,头顶上冬阳高照,那暖暖的阳光直照得你浑身舒服。于是,在太阳底下静静地坐着,不受外界的侵扰,远离城市的喧闹与嘈杂,唯有内心的平静与闲适。微风不燥,阳光和煦,白云悠悠,溪水叮咚,这何尝不是人生的一件快事!

万物生长靠太阳,自然,人也离不开太阳。在冬天晒太阳,既可以杀菌消毒,也可以消除疲劳,在冬天可谓是一件最好的享受。

又见炊烟

□一朵

又见炊烟,在这个小山村。那袅袅升腾的淡蓝的烟霞,环绕在树梢屋檐间,似带着草木的甘醇,带着松针的芳香,萦绕在纯净无暇的山村上空,也一缕一缕渗入我的心间。

与炊烟相伴的日子,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。年幼的时光里,每当夕阳西下,炊烟也在家的上空袅袅升起。暮色朦胧的炊烟中,我看到屋檐下的燕子归巢,看到外出的鸡鸭回笼,看到暮归的老牛返圈,那特有的炊烟的芳香,也让我那颗玩疯了的心瞬间安宁。透过飘渺的烟雾,我闻到家里浓浓的饭香,看到祖母那急切盼我们归家的眼神,也似乎听到母亲的絮叨和父亲敦厚的教诲。

记忆中的炊烟,是那样的温馨,温馨得让人总想在童年的光阴中流连忘返;又是那样的温情,温情得让人总也忘不了童年的老屋与土灶。只是,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中,在节能环保的现代化厨房设施中,再也难见炊烟。

又见炊烟,在这个春花漫山野的小山村。这里,是我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地方。青春的第一站总是让人难以忘怀。年少的懵懂与悸动、青春的激情与梦想,都在经历了人生的成长后显得尤为珍贵,所有美好的经历和记忆都难以割舍。因此,这里也是我的家,是我每年必须要回来的家。

山村的暮色苍翠而飘渺,袅袅的炊烟中,我似乎闻到了诱人的香味。走进婶婶家的厨房,土灶的灶膛通红,灶台的大锅上热气氤氲,灶台汤锅里的水“咕咚”翻滚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大土灶里烧出来的所有食物都特别诱人,都有着质朴而原始的味道、不加入人工佐料的纯真的鲜美。果然,婶婶见我进来,用火叉往灶膛里面一钩,再用火钳一夹,地面上立刻滚出一个黑不溜秋焦扑扑的煨番薯。用火钳在焦黑的番薯上扑打一番,露出了烤得焦黄的番薯皮,立刻香气扑鼻。婶婶说:“你先解解馋。”一旁的先生嗤笑我是二师兄托生,总是不顾形象地热衷于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食物。我一笑置之,心里反而对他那些所谓的“阳春白雪”式的美食嗤之以鼻,深觉他不懂美食的精髓。

小黄狗摇着尾巴舔着舌在我脚边打转,木头窗台上蹲着的大花猫眯着眼睛凝视着我,夕阳的余光透过老房子板壁的缝隙,在地面上留下一道细细的光晕。恍惚间,我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,大雪封山,交通瘫痪,我被关在山里面回不了家。站在学校操场的茫茫雪地里看山村上空伴雪飘舞的炊烟,想家。食堂烧饭的阿婆把我拉到热烘烘的灶膛前,说:“乖!这里暖和。我给你烤番薯吃!”我把两只脚搁在阿婆为我准备的炭盆上面,把脑袋圈在手臂中,等着阿婆的烤番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闻到一股焦臭味,是搁在炭盆上的脚上穿着的棉鞋被烤出了一个窟窿……多少年过去,阿婆的那一声“乖”,让当初的我泣不成声,也让我在以后的许多年中,无论走到哪里,都不曾忘记这个小山村,和小山村上空随风飘舞的炊烟。

暮色沉沉,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,炊烟缭绕,倦鸟归林。木板楼房“吱呀”的开门声,木头楼板“咚咚”的脚步声,都让我感到心灵的宁静。昏黄的灯光、斑驳的老宅,以及窗外的残墙碎瓦,都是时光的见证。但是,无论光阴如何流逝,那一缕熟悉的炊烟,却是我心中最深切的想念。

第7250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